

敵情研究

第十一期

阿部內閣專號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政治部第三廳第三科編印

目

錄

短

野村出任倭外相的意義

趁火打劫的迷夢

歐戰給敵人經濟上的打擊

敵侵華總司令部之設置

評

從平沼到阿部

阿部內閣施政方策的檢討

由日本政治經濟形態論到日本政治外交動態

敵新閣閣員略傳

他終於哭了

補

倭新閣的母胎——時事懇談會

白

小統計表三種

大事記（自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五日）

短評

野村出任倭外相的意義

倭阿部內閣的外務大臣一職，現已決定由退伍的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担任。當阿部組閣的時候，本已內定調任現在的駐英大使重光葵爲外相，何以突然取消前議，而起用野村呢？欲明瞭個中道理，須先了解目前敵國的外交動向。

自德蘇成立互不侵犯協定以後，所謂「防共軸心」的日本外交，已經宣告破產了。接着歐戰爆發，日本還想趁火打劫，乘機奪取英法在遠東的殖民地，完成其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迷夢。但是因爲我國的堅持抗戰，和美蘇（當時蘇還未參戰）的從傍監視，使倭寇不得宣佈對歐戰採取不介入的立場，也就是不敢與英法公然敵對，並企圖設法緩和對美蘇的衝突，以全力來解決「中國事變」。

這樣一來，對歐洲的外交便暫時降格於次要的地位，而以虎視眈眈監視着日本在遠東的行動之美蘇爲主要的外交對象了。諸門坎停戰，日本再一度向蘇聯屈服，也就是這個道理。一方面，美國是日本的軍火，汽油，鐵材等重要軍需品的供應者；同時又是日本輕工業品的大主顧，如果不與美國修好，到了明年一月，美國廢止美日商約發生效力之後，日本軍用品的來源，就有完全被阻塞的危險，（歐洲各國已無法供給），而獲得外幣的門路，亦將關閉一

大部份。因此，與美國修好，或爲目前日本外交迫切的要求。

在這樣的局面之下，親英派的重光葵，和親德派的松岡洋右（曾傳將出任外相），便失去了出任外相的意義，而另以親美派的人物，來担任調整對美邦交的任務。這就是野村出馬的政治意義之所在。

野村雖然是個退伍的海軍大將，但却有相當的外交經驗。他在廿餘年前，曾任日本駐美大使館的海軍武官，一九二一年代表日本參加華盛頓海軍會議，第一次歐戰結束時，任巴黎和會的日本代表，在美國的朝野中頗多知交。可以說是——一個軍人外交家了。他所具備的條件，第一是親美色彩相當的濃厚，正合於目前日本外交的需要，也合於財閥——特別是以大阪爲中心的輕工業資本家的要求；第二是他不是震盪的土產（純外交官），合於軍事法西派的脾胃。所以野村的出任外相，各方面都無異議。

然則日美邦交，是不是能夠因爲野村的上臺而轉合於日本的如意算盤呢？我們認爲是不可能的。第一：美國與英法關係密切，華盛頓政府不致做出足以便利日本破壞英法在遠東利益的行爲，作繭自縛；第二：美國爲九國公約的盟主，門戶開放爲其對華政策，故對於我之抗戰素具同情，而對於日本破壞條約的侵略行爲則深惡痛絕；第三：因爲我國的堅決抗戰，已使日本的國際地位大爲削弱，不再爲華國所重視。因此，美國的對倭政策，決不致因野村個人而改變。倭寇不放棄其侵略行爲，無論野村上臺也好，誰上臺也好，美國決不致有便利日本侵華之舉動。搬起石頭來打自己的脚。（光）

趁火打劫的迷夢

敵人以為歐戰爆發了以後，英法忙于應付戰爭，所以企圖乘此在遠東來一個趁火打劫，壓迫英法放棄在遠東的利權，轉而再對付美國，使其退出西太平洋以圖獨霸東亞。然而這種趁火打劫，畢竟是迷夢，事實已有證明。

歐戰爆發以後，敵人首先聲明「不介入」歐戰漩渦，或謂「不干涉」歐戰。敵人故意避免「中立」二字，而暗示以後他在遠東將以英法為敵。接着敵人第二步就向英法德波提議撤退在華駐軍。德波在華本無軍隊，敵人的用意無疑地是在要挾英法。但是英國對敵人的回答是非常明確，英駐華使館否認將撤在華駐軍，哈利法克斯向我郭大使提供保證，英對華政策不變。這樣，敵人的這個陰謀，被打得粉碎。

但是敵人並不就此告休。敵人繼之又召集駐滬英法軍事長官提出現行上海防區，應予變更的要求，同時並唆使偽方強佔滬西的越界築路區。但是租界當局，對於這些問題或許因為尚未完全覺悟到過去讓步政策失敗的教訓，多少可對敵人讓步，但是這種讓步，是有限度的。

英法對敵國的根本態度，是值得我們認清楚的；英法決不會放棄在華的重要利權，而向敵人投降，使他們永遠喪失了在中國活動的機會。就是歐戰爆發以後，他們這種基本的對日態度，仍舊如此。歐戰爆發以前，他們還恐與暴日在遠東決裂，是以引起德意在歐洲的侵略。

行動，所以他們盡可能地敷衍暴日，但是現在已沒有這種顧慮。英法現在雖正忙于應付歐戰，然而他們的海軍，足應付德（意）而有餘。而暴日雖在侵華戰爭中海軍消耗尚不大，但是現代的戰爭是國力戰，在整個國力上看來，暴日已被我們打矮了一大半，所以暴日現有的海軍力量，是無法充分運用的。英法既不肯放棄他們遠東的利權，又看透暴日是無力再與第三國作戰，所以歐洲雖起了戰火，英法決不會讓暴日「打劫」的。

再看最近遠東安定勢力之一的美國對日的態度。九月七日赫爾對報界談話稱：「美國現正密切注視東局勢之發展，日本要求英法撤退在華駐軍，美國極為重視，並對目前局勢，繼續予以慎重之考慮。」這一段話已間接地表明，美國是「『東亞舊秩序』的保護人」（敵報「國民新聞」語）九日美國復更明白的通知暴日說：「美絕不能容認片面的改變上海租界地位之舉動」。十二日赫爾對合衆社記者也有同樣的談話。而且「美國的行動，將較其言語更有力」，美國在太平洋保持龐大之艦隊，菲律賓有美軍用機和航空母艦，並計劃對「採取經濟壓迫手段。我們知道美國是『對日本必需品之供給者，又為唯一能在遠東採取軍事行動之強國』，尤其是歐戰爆發以後，暴日已很難自歐洲各國，或英法屬地，輸入軍需品，因之增強了對美經濟上的依靠性；而美國則反因歐洲軍需品之需要增加，可不供給敵國軍需品而無損，所以美國確是制裁趁火打劫強盜的唯一的強國，事實上也確打算制裁。

敵人在窮途盡頭的時候，忽又在十九日唆使各報反美，又來一套恫嚇的言論。敵人這種陰謀，其用意不外是想正在美國國會開會的前兩日，恫嚇國會中的孤立派，使他們在討論中

立法時對讓步。若是美與敵妥協，則敵便已可加緊壓逼英法。但是敵人的陰謀是不會成功的。他們忘記了美國的反目是帶全國一致性的；同時又忘記了不僅是美國，即是英法，亦不會因敵人的幾句恫嚇性的空話就退縮讓步的。

敵人繼續不斷地想趁火打劫，正是暴露其如何焦急；而且屢次的失敗却不自覺，正表現其無恥和無聊。總之敵人的這些陰謀，畢竟是徒勞無益的。（熹）

歐戰給敵人經濟上的打擊

許多人以為歐戰的爆發，是足以加強敵人的經濟力量。因為此後敵人輕工業，食料品的輸出，可以增加，海運亦將繁昌，所以國際收支亦可改善，敵人經濟的力量因之就能增進。事實上也隨着德國的空襲波蘭，兩國的開戰，英法的對德宣戰，敵國的重要股票，如新東，鐘紡，郵航之類，價格都見上漲，確實的，敵國的經濟界，也一時充滿了喜色。

但是這種看法是無根據的，不久敵人自己也明白了他們的錯覺。

許多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絲毫不變地應用到目前的歐戰，因之發生了許多的錯誤，上述的事實，就是好例。很顯明的，兩次世界大戰中，敵國所處的地位，大有不同。第一，敵人正在侵略我國，無法結束，現在仍是在戰爭狀態。第二，敵人還想充實軍備，待大戰至相當時期，做一個投機，以圖霸遠東。第三，敵國已與上次大戰相反，與英美法處於對立地位，無論敵人如何聲明不干預，但對立的狀態，仍未能解開。因了這些條件的相異，

所以這次的歐戰對於敵方經濟只是禍，而不是福。

歐戰對於敵國經濟上主要的影響，是對外貿易的變動。敵人對於重工業，軍需工業等有關的所謂「重要資料」的輸入，當然將感到極端的困難。這些重要物資，交戰國已禁止輸出，敵國將無法獲得。生產財，特別是機械類已不能自英德輸入，這是對於敵國的所謂「長期建設」與「生產力擴充」，是致命的打擊：剛決定的物資動員計劃，也要化為泡影。雖然美國仍可以供給敵人些重要物資，但是美國因須供給英法軍需品，勢必影響對敵人的輸出，何況美日商約已廢棄，美當局正考慮對日經濟壓迫的今日，美國更要限制對日輸出重要物資。至于中立法的修正與否，並不影響上述的事實，因為萬一中立法仍是如舊，美國仍可經過第三國援助英法，那時候或許德國也能間接地自美國獲得一部分物資，這樣反減少了美國對日輸出的能力。而且這種歐美對日輸出上的影響，還要及于偽方。偽滿所輸入的生產財，和軍需品，大多是依靠德、美，歐戰的爆發，將使敵人在偽滿的經濟掠奪，發生重大的影響。關於華北華中的經濟「開發」，也是如此，同時一切德日，法日，印日，澳日，荷日等通商條約，事實上都將變為廢紙。總之，這種影響的結果，第一，敵人在侵華軍事上，將感困難；第二，「以戰養戰」的毒計，要受重大打擊；第三，對蘇，對英美法的海陸軍軍備擴充，一定無法實現；最後，物價問題，將更嚴重化。

雖然我們也不能完全抹殺歐戰對於敵國經濟上有利地方，不過這種利益，不能估計得過高，確實的，敵國可以代替英、德、法，的地位，供給南洋、南美、印度、非洲等地綿織

品，食料品，雜貨等物，輸出可以好轉，但是這種輸出的好轉，將受重大的限制。第一，敵人無力擴張輕工業，否則就要影響所謂「長期建設」；「生產力擴充」；第二，敵人不能過於減少對於侵佔區的物資供給；第三敵國的輸出品原料，皆藉自外國輸入，這次戰爭以來，這些原料的存貯量，已大減少，而同時黃金已將盡，敵人要振興輸出，首先如何獲得原料問題，很難解決；第四，戰爭中，敵政府當局徵用商用船隻很多，海運因之大減，今後輸出即能增加，但照目下海運能力，運輸仍無辦法。所以我們可以說，歐戰雖多少可以增加敵國的輸出，但已非上次歐戰可比。（素）

敵侵華總司令部的設置

阿部內閣成立匆匆，於九月十二日發表了侵華派遣軍總司令部編制，並任命西尾壽造大將為總司令，板垣征四郎中將為參謀長。這事件表面看來好像覺得奇怪，有些人不免幾費疑猜，其實這總司令部的設置，是前閣已經定下了的方針，我們若是考慮一下，便知道這實是敵人自身各種矛盾破綻的彌補策。

敵人的侵華軍事機構，從來是以地域來劃分的，即所謂「華北派遣軍」，「華中派遣軍」，「華南派遣軍」，各置司令長官，各具獨立系統，我們知道，在敵國內專橫在東亞搗亂的敵軍部法西斯的基礎，原來不在敵國內，而在駐屯地，以前是「關東軍」為主，現在的重心移到了我內地駐軍，他們對於敵中央的措施，向持反對態度，而與當地駐在外交機關，也是不能協

調。這已經夠叫敵政府感覺頭痛了。而且各派遣軍之間，因為歷史的關係，早就有派別的分歧，現在又因為各就駐地的情形，發生了政見上的鴻溝，於是鉤心鬥角，互相排斥，並挾持傀儡組織，形成割據局勢，以致久在喧傳中的偽中央組織問題，幾次陷於僵局。

這種「派遣軍」與中央的矛盾，以及他們相互間的矛盾，是敵政府千方百計想設法消除的，尤其是在當前的阿部內閣為內外情勢所迫，不得不急急於要扶植偽中央組織，也就是要使各地方傀儡組織取消而合併於中央，於是乎不得不設置了侵華軍總司令部，先來統一各地方傀儡組織的後台老闆。同時因為西尾是比較穩健的，又是陸相畑俊六的同學，希望中央與派遣軍間的矛盾也能由此減少；而板垣與西尾是老同事，尙稱相得，於是以板垣來做參謀長，要取得下面各「派遣軍」的好感和緊密聯絡。這便是侵華軍總司令部的設置和西尾板垣的出任司令官參謀長的主要意義。當然在軍事上看來，因為總司令部的設置，也許能夠聯絡密切，計劃周詳，不過這些是次要的意義。

但是敵政府的這種如意算盤是打不得通的呢？很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軍部法西斯的組織是自下而上的，各派遣軍的真正領導者，不是司令官，而是幹部的中堅層，現在要由上而下的加以統一，在形式上似乎是可以，而實在是落了空，各派遣軍之間尙無法真正統一，却要由一個穩健的總司令官來融洽「派遣軍」和中央之關係，不用說，更是不可能。試看「關東軍」，近年各屆的司令官皆是比較穩健的，而「關東軍」不是依然為法西斯派所把持而和中央衝突嗎？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它對於偽中央的促成是少要發生一點作用的。但是敵政府所預期那樣的效果，可以斷言是達不到的。（儀）

論文

從平沼到阿部

(一)平沼辭職的原因——「總親和」政策的失敗——內閣的不統一，無能，遭各方嫌惡——外交上的失敗——受法西斯方面雙重的責詰

(二)阿部內閣性格的檢討——阿部內閣的法西斯色彩——阿部內閣還是「舉國一致」內閣——「保守」派也有勢力——阿部內閣的近衛色彩——阿部的施政與其性格——阿部仍無法調和敵人內部的對立——急進法西斯與阿部內閣

(一)

平沼說：內閣辭職的原因，謂內閣前已擬定應付歐洲局勢之政策，並已上奏天皇，但因複雜而奇突之局勢，不得已而放棄，此在本屆內閣，自應負責，故而請辭。在這個談話之中，平沼解釋自己辭職的原因，完全限于外交上的失敗。

誰都承認，平沼內閣辭職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外交上的失敗。但是這還未能說清和說盡牠的原因，若是單是外交上的失敗，內閣就要塌台，那英法波德內閣，應該比平沼內閣還要塌台得快，因為他們所受的打擊，比敵國還嚴重。實際上外交上的失敗，確是平沼倒台的引線，而平沼內閣辭職的基本原因，正是在于帝國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尖銳的對立的因素。

近衛內閣所標榜的是消除「國內」——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相斲，但是結果仍是因字垣，池田與末次，板垣等的對立，而使近衛內閣解體；平沼內閣的失敗，也是同樣地由于「總親和」政策的破產，統治階級間的軋轢，內閣的無法統一。本來平沼的「總親和」政策，是在緩和與政府與軍部，以及其內部間的摩擦，亦即是融和元老，重臣，財閥等「保守」勢力（或「現狀維持」派）及法西斯（「革新」派）的對立。所以平沼的政治，是「多元的妥協政治」。假使平沼這種「多元的妥協政治」，暴露出許多無可挽回的弱點，使他不得不陷于總退却的境地。

第一，平沼始終沒有解消日寇統治階級間的矛盾，對立，他們也始終沒有相互讓步而接近起來。平沼所做的，不過把他們的矛盾對立糊塗過去；而對外則利用秘密主義，或抽象的用語，來欺騙隱瞞。這種表面上的隱蔽政策，結果是反而增加了統治階級內部對立的尖銳化。譬如總動員法案發動問題，企劃院及其他機構的改革問題，日德義軍事同盟問題等的未能解決，都是因為他們的對立尖銳化的結果。尤其是日德義軍事同盟問題是如此，平沼內閣，爲了這個問題，開了幾十次的互相會議，意見無法統一。外交問題上這樣嚴重的對立，一直繼續到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爲止。這種現象，無疑的是暴露出「總親和」政策的破產。

第二，平沼的「多元妥協政治」，原想是多方討好，而確立統治階級間的統一戰綫。但是平沼這種企圖失敗了，結果他是反陷于多方夾攻之中，因之他除出例行事務之外，無法推行「新」的政治，否則就即歸得罪于一方，而內閣無法統一。所以平沼把內外的政策，却染上灰色，同時爲了要應付各方都得圓滿的結果，所以行政勢必遲緩非凡。所以一般都認爲平沼內閣時代的政治，是遠落後于其他，甚至有的說政治已經中絕。軍部希望這次新內閣的內外政策，要明鮮，敏捷，亦是針對着平沼這種弱點。平沼這樣的政治，自然是無法持久的，尤其是敵國正在內外困難極端嚴重的時候。

第三，平沼的「總親和」政策失敗的結果，各方對於平沼都不滿意，所以有「總嫌惡」的批評。無論是「保守」陣營也好，或是法西斯陣營也好，他們都認爲平沼不是他們的意中人。本來保守陣營方面對於平沼內閣的登台，有些地方是滿意的。因爲「近衛內閣是代表革新勢力達于頂點的時代，而近衛內閣的退却，可以說是「革新」派的敗退」。（日改造四月號，馬場恆吾：「低迷的政局」）確實的，平沼組閣以後，他把急進法西斯如末次之流，擠出閣外，「革新」勢力在某種意義上，是後退了一步，這一點保守勢力對於平沼，曾經大爲喝采，同時平沼對於在閣內的法西斯中的比較緩進份子，所提出的內政外交上的要求，也相當阻止了牠的實現，所以平沼的施政，不得不認有偏于「現狀維持」的傾向。但是正爲馬場在上引文章中所說，平沼內閣的登台，不能即視爲「現狀維持」派的勝利。平沼始終沒有輕視法西斯方面的意見，不敢對他們作正面地反對，或積極地壓制，所以保守陣營還認爲平沼太缺乏積極作用，不

配作他們的代理人。

法西斯陣營中，急進分子是始終攻擊平沼的——從平沼內閣成立起，一直到場合止。但是緩進分子，在政治上，相當帶妥協性的，他們既挽留不住近衛的辭職，轉過來企圖政治上作有限度的讓步，來影響平沼的「總親和」政策，給平沼撐腰，平沼內閣成立的當初，他們是取這樣的態度的。他們在議會中對政黨的態度，非常溫和；他們嘴中，也少談政治，以緩和他人的忌諱。不過不久他們就失望了。他們在四月中所提的內政改革，平沼並未接受。法西斯所認為「獨霸東亞」的實力——日德義軍事同盟問題，又與保守陣營對立，而平沼還是傾于替後者做擋箭牌的作用。無疑的，法西斯蒂中的緩進派也痛恨平沼的「保守」性。平沼於是拿出「總親和」的最後一張牌——小磯國昭，來緩和軍部對他的反感，但是絲毫沒有效果，軍部與平沼之間，已隔住了鴻溝。當然軍部的對於平沼的不滿，還在「現狀維持派」之上。

總之「總親和」政策，已無處不碰壁。平沼內閣已最不孚人望，也無人撐腰，所以在二，三月之前，早有人在議論後繼內閣的人物。

但是這樣風雨飄搖的平沼內閣，若是不經過一種重大的打擊，不致于自然死亡。所以我們不能輕視拖倒平沼內閣的直接原因。因為平沼在外交上的失敗，敵國對外政策，感到重大的困難，使他不得不因此引責辭職，這固是一說。但是單是如叶解釋，未免過于淺薄。平沼的引責，是對何人引責呢？對天皇麼？不，天皇是傀儡；對人民麼？不，大眾是無從顧問政治。對統治階級麼？這一問題，確是值得分析的。但是統治階級間，若是對於外交政

策，並無重大對立，則平沼可以完全代表統治階級的意見，這樣平沼的失敗，即是統治階級自身的錯誤，決無「引責」的必要。可是我們知道敵國統治階級中，對於參加德義軍事同盟問題，處于對立的地位。這個問題，可以說當時敵國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問題。法西斯分子，無論是急進或緩進，都一致主張無條件地即時加入德義軍事同盟，他們認為這樣才能牽制英蘇對日的「壓迫」，可以大胆地驅逐英法勢力到遠東以外，因之不僅是可以結束「支那事變」，還能獨霸東亞。所以平沼上台時，軍部就提出參加德義軍事同盟為條件，才支持平沼。可是平沼顧慮了現狀維持派的關係，始終主張有條件地參加德義軍事同盟，以避免為德義利用。法西斯派與「現狀維持派」，爲了這個問題，爭執數月。板垣爲此，曾想以辭職來要挾，法西斯急進分子，爲此曾企圖以恐怖手段來實現。他們認為這樣重大迫切的問題，可是被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完全陷于不可能狀態，這是法西斯派對平沼最憤慨的地方。而且他們自七月以來，屢次警告平沼，德蘇有政治接近的可能，並謂一旦實現的時候，日本將陷于如上次歐戰時德國那樣孤立無援，同時蘇聯可以在遠東取強硬的態度。可是平沼始終與他們見解相異，堅持謂德蘇無提攜的可能。所以這次德蘇不侵犯條約的締結，平沼對於法西斯方面，有雙重的「責任」。現在法西斯方面，已沒有支持平沼的義務。平沼內閣所以不得不因之塌台。我們這樣理解平沼內閣這種失敗的經過，當時的政治情勢，同時也可以幫助明白阿部內閣產生的條件，和基本的性格。

CID

阿部內閣成立當時，我國的輿論界都認為阿部是「保守」勢力的人物，阿部的上台，亦是法西斯的退却。其實這樣的見解，還是有疑問的。第一，這次平沼內閣的倒台，既不是保守勢力作祟，也不是他的自然死亡，而正是因為陸軍中央部的要求。接到蘇不侵犯條約的第二日（八月二十三日），板垣就要求平沼辭職，國之重臣層才開始着手考慮後任內閣。第二，八月二十六日，板垣與近衛相會，傳達陸軍中央部對於後繼首相的意見，而阿部信行，正是陸軍積極所推荐的。「保守」勢力的重鎮，內府湯淺，對於陸軍這種態度，頗為不滿。據湯淺，近衛的意見，本擬要廣田組閣，但遭軍部的反對，再要宇垣出馬，又遭同樣的命運。這樣看來，阿部無寧是接近軍部的，至少不是「保守」勢力方面的人物。而且軍部擁阿部上台以後，又推薦了唐澤，小原，河原田，金光入閣。新閣之中，書記官長遠藤龍作，又是與軍部法西斯接近的人物，阿部與陸軍中央部之間，遠勝是媒人。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次的閣潮，無寧是軍部法西斯（緩進派），乘平沼，同時也是元老，重臣，財閥等外交上失敗的機會，向着保守勢力近來的攻勢，取反攻的行動。這種反攻，是否勝利，是另外問題。而且這種攻勢，在現在政治情勢之下，當然不能過于猛烈，這是很明顯的。

但是日下的內閣，是脫不了「舉國一致」的性質。無論是誰出來組閣，無論首相是那一派的人物，都需要「現狀維持派」和「保守」勢力雙方的支持，否則內閣就無法成立。正如重臣層

，拉平沼上台的時候，平沼首先須要接受陸軍中央部的條件，求他們協力一樣；此次陸軍所提出的後任首相，也是需要現狀維持派所能承認爲條件（法西斯軍人認爲最頭痛的事，是致沿領導權在軍部方面，而決定權在元老和重臣）從這一點看來，阿部信行，確是適當的人物。阿部本來是以所謂「八方美人」式的協調性格稱著，對各方皆無惡感，陸軍就利用他這種特性，擁他上台。一方既足以對抗「保守」勢力的擁立宇垣，廣田，同時也使「保守」勢力易于接受他們的要求，尤其是阿部信行，過去與宇垣有相當關係，更使重臣層得以不致過於恐懼。事實上，阿部受命組閣當時，曾與湯淺，近衛，平沼會見，親聆他們的意見，才發表組閣方針，再看閣僚證衡的經過中，法西斯方面曾推勝田主計爲內相，但是勝田的法西斯色彩相當濃厚，也是平沼的親信，平沼曾在內閣補充的時候，想起用而未敢用的人物。勝田是財界所恐懼的人，因爲財界的反對，勝田因之未能入閣。商相兼農相的佐堂卓雄，本是與賀屋，石渡，同是受結城，池田領導的人物。藏相青木一男，雖是軍部法西斯所喜歡的技術人才，但是同時也是池田，結城集團的一分子。從這些地方看來，阿部內閣中的「保守」派，仍是有相當勢力；問題是他們能發揮多少力量而已。

總之阿部內閣的性格，雖然是偏于緩進法西斯方面，但是還總不失中間性的。尤其是阿部內閣的近衛色彩相當濃厚。近衛雖是重臣之一，但是可以說重臣之中，比較接近法西斯的人物，他可以說是「保守」和「革新」間的居中人物。阿部與木戶是親家（阿部的女兒，是木戶的媳婦）；阿部內閣的產婆，就是木戶，誰都知道：木戶是近衛的右臂。河原田，小原，都是